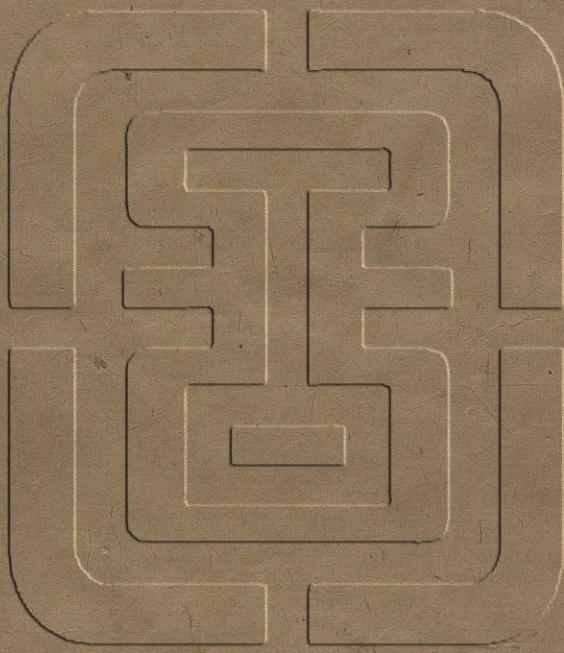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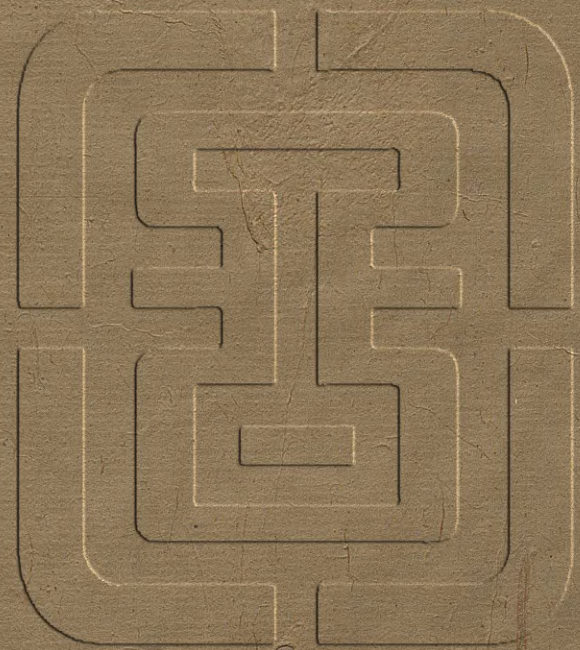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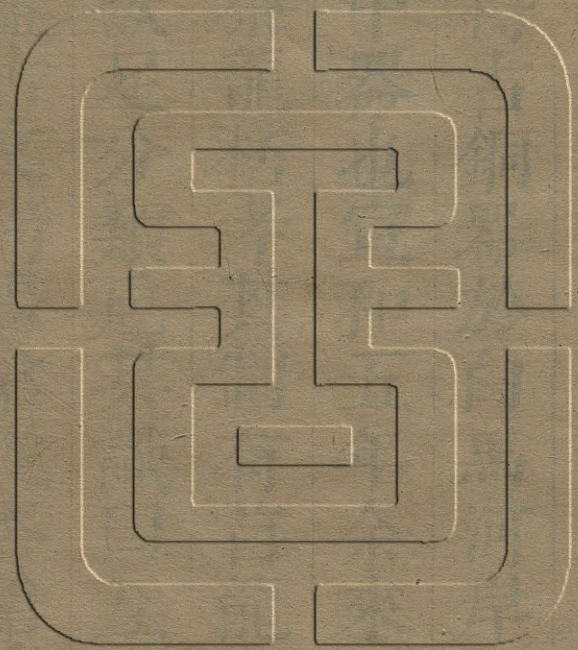
1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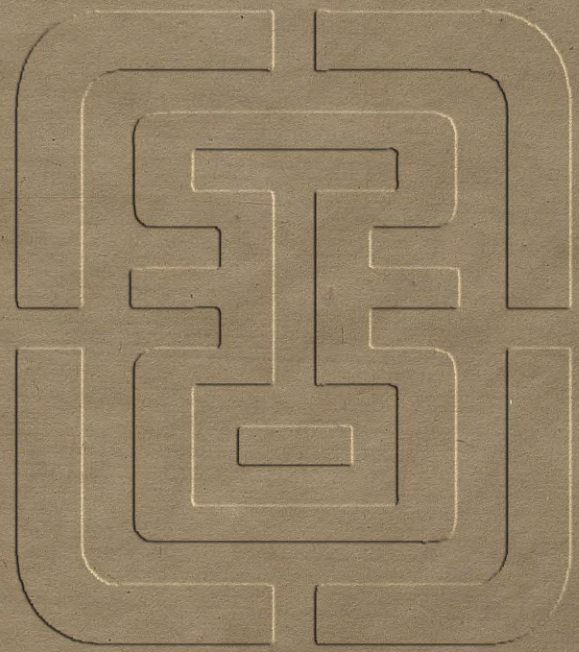
吉140
5658

12



26295





廣川書跋卷第五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爲龍杯
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與仲方會長
安因示余龍杯考其制有首龍也其旁刻飾雜有
花草蟲獸足分類卮其識曰互峇考之古字當讀
爲亞鎗蓋古文尙書滄從峇鎗爲倉古文從省如
此漢制東宮給銅龍頭鎗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



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咎人因火欲出銅鎗誤出
熨斗乃曰鎗被燒失脚觀此便知鎗爲有足器矣
可以信也

谷口銅箭銘

大業三年三月改斗稱一依古法正用小斗小稱小尺以合於

律呂
度數

銅箭銘曰谷口銅箭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
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劉原父以按今權量容
纔三斗重纔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

時權量案矣考之於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

圓其外庇

挑音

芴九釐五豪釁百六十二寸其權銘

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徽以魏量按之
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制梁陳
以古升五升爲斗周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
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密依漢志修
稱尺與律權石等梁陳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
爲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爲一升古三

斤制爲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主事各二人爲隸古蓋當時筆畫可以貴也方時嘗遣儁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至武帝皆徵入爲王官按叔名寬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學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裴回歎仰未嘗不移口也

權銘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空圓而環令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旣著之矣方晉之末校尉王咏掘得圓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

廣川書跋 三 漢古閣
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蓋一時所同制也

繫洗雙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元咏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蓋和帝卽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蓋古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爲之蓋以錢爲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篆富貴昌宐侯王字紀

談以富貴昌爲蜀昭烈鑄器之銘今紀季元和永元知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宐子孫當時以爲瑞應宣付史館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尙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觀顯慶中得洗銘作長宐子孫當時不知爲洗則宐開元以爲尊也

章帝書

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書之其後用於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迺謂杜操始變字法謂之章艸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

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操也

窆石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臨淮時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歲在未所遭作大吉利時窆石室候來歸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卽位之元其年爲辛未則謂太歲在未是也傳曰窆器豐碑之屬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窆以度爲丘隧共率之窆器

蓋豐碑謂斲大木爲碑形如石而窆爲橫木蓋豐碑之上所以下紼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緘衡則以木橫之棺傍緘則直以紼繫之不得以橫木其上也鄭衆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備檀弓謂之封簣人謂其聲同也蓋周漢之聲與今自異其事可得考之於此嘗謂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襲輩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然刻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窆石最先他銘志得之知其所由來遠也

韓明府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剝缺然可句讀得之明府名勅字叔節歐陽永叔嘗謂書傳無以勅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爲勅漢用秦法當時豈臣下叡以勅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勅字從束謂誠也王者出命令以誠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勅

爾古者以勞賚爲勅勅爲賚音其文爲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勅爲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勅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謨作縣樓架勅書於昌樂榜爲勅書蜀中縣多作勅者說文勅自音策謂馬箠也勅音奇謂木別生也嘉謨益勛之子勛有書名不知勅非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爲勅可不戒哉

樊常侍碑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戶所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爲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爲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爲据也漢自延平故制壞矣中常侍黃門增舊三倍於永平又改璫黃金而貂右矣其勢傾天下觀東觀漢記書宦者盡敘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爲唐叔振鐸後則史氏畏避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

據耶今碑敘自中黃門遷小黃門又自此遷常侍或疑其制蓋漢中世常侍千石小黃門六百石中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蔡倫自小黃門遷常侍而中黃門非大功不得躡小黃門以進此可得考也漢又有中宮謁者書內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宦者漢制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屬少府而自爲一職其制已極宐其能亂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自敘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據而成之今孝史記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

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
恐受昧枉法爲姦觸大臯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
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取爲非廉吏安
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
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
之寢丘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
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
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

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曰貪吏
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
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
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
衣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
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
問孟孟具列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溼境堉人
所不貪遂封潘鄉潘鄉卽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

謂因困窮而後封者則同也魯叔敖曰楚人鬼而
越人讎可常有者惟寢丘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
不因其窮困而受封况寢丘自是叔敖所命於其
子者子孫能守不廢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
此地哉皆不可信也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
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安順後諸儒鄉霹虛造無
所檢括竟爲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樂附從之如
伏生爲勝毛公爲萇子賤爲宓此皆西漢所不書

也其應劭謂公羊爲高穀梁爲赤阮孝緒以穀梁
爲俶沈以仲叔名貢此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時則
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糜信以穀梁當
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者衆也不
知何考之焉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
及名字而後代妄爲記錄此碑所謂叔敖名饒余
於此則有疑焉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廣川書跋 十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書其序舉孝廉歷
元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
人兼禹湯之皐已咎人謂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
以禹湯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類謂皐已尤不得
施於此也且宙之謙不過當引過自居不以予人
然便爲皐已亦於書何取漢世文物至東京衰陋
已如此嘗怪三代文字之盛其見於鍾鼎簡冊不
入詩書尙多有之渾厚尊嚴如冠劍大人黼黻以

朝坐清廟而走羣后使人仰俛有愧後之人拘迫
自囚如餓隸羈虜左右望畏而愁歎喑鳴之氣鄉
人悲咤又如宦豎宮妾案諱忌之甚則俳諧如庸
倡笑侮求說一時故皆不得逞夫熊牟射虎氣已
貫金石矣其放矢復沓則意已避石故不能中也
文章以氣爲主君子養氣配道與義歿生威武不
得移之故其言淡純渾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
望洋鄉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肩低首求售顧一

切忌諱牽攀自拘遑遑然求合而不得也詩稱文
王克昌厥後其在武王明發不寐其在書則曰無
若商王受古人於文無忌如此其氣固已蓋天下
矣空見者聳動吁可畏而歎也余讀屈原書以朕
自況周秦六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
後禁忌稍嚴文氣日益凋喪然猶未若後世之纖
密周細求人功臯於此也晉左氏書子皮卽位叔
向言罕樂得其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爲世本

者用之潘岳奉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
樞大行屈道孫盛謂父登遐蕭惠開對劉成甚如
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
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贊聖旨晉武詔山濤曰若
居諒闇情在難奪夫顧命大行慈旨諒闇德音後
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況與稱臣對客自漢
已絕於此況後世多忌而得用耶顏之推曰古之
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人實遠但綴緝疏朴

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對偶避諱精詳
賢於往晉之推當北齊時已避忌如此其謂綴緝
疏朴此正古人奇處方且以避諱精詳爲工音律
對偶爲麗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劇尙將俵俵求
名人之遺蹟耶吾知溺于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約
徒隸之習也

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瑆建書

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
晉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可
知衆矣然人各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事
也文籍所傳其隱細不木顯于世凡幾何書其顯
而在人耳目者雖衆又未必盡得而知則其存與
否吾安得而盡之故於書傳所疑每則慎之不敢
決然以謂此也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旣書
之矣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

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山石立中
宗繼統大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
寶珪出水子朝卷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
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疇
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
書其名劉駟益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郝閣頌

漢郝閣當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會字伯都析

里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旣然郝閣尤甚臨濟
長洲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碑今所見如
此考其地當闕而郝閣無存蹟咎歐陽文忠公嘗
疑驛散關之嘲潔徒朝陽之平燥按焜古文顯字
潔川漢作濕讀謂川在卑濕書學至今同文古字
濕作𣶒又作潔故漢人濕又作累然則潔當作濕
燥古文作𣶒蓋臬與叅同體其言驛則與易同卜
用驛亦易也至謂遭遇隕納則以傾隕地壤自納

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慶都碑

堯母冢在濮州雷澤縣有碑余得而考之蓋建寧五年廷尉臣仲定所建濟陰守竇晃元讓成陽令管遵君臺遣大掾輔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則本春秋合成圖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則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爲黃雲覆蓋茂食不飢許慎嘗爲之論曰堯親慶都

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菜鬢顛長赤命帝起城元寶及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菜之色以帝王世紀考之堯爲帝嚳子則豈爲無父漢人尚讖緯其論每若此彼以漢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爲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禎祥不應怪詭至此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爲劉氏非

魯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
獨堯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
其說觀此碑所錄與許慎立論則焯之說有所推
考之矣魯皇甫謐以穀城爲陽城而碑作成陽集
古錄以碑爲正余按成陽本成伯國地記謂在濮
州雷澤述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叟則成陽惟謐
爲誤他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祠唐堯于成陽
古未嘗亂也

蔡邕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
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
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矣燼間然缺殘湮淪
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
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
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
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改滋芟周由等以就其

學有不合者則私定泰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十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

經于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碑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于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

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石經尙書

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尙書示余為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籀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魯朱越石與兄書曰

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

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

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

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

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名當是時尙有碑十八蓋春秋尙書作篆隸科

斗復有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陽銜之曰石經

尚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管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二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

旣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旣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闕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

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為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

今文論語按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與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器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與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耷而不輟作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

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旃而在蕭牆之內作
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按其異者已十五之
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
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按定衆家得正譌
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
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朱龜碑

余得朱龜碑迺考次其文曰龜字伯靈察孝廉除

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益州夷侵完以
君爲御史中丞討伐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
州刺史吳玆曰序集古謂龜事蹟不見史傳其僅
見此碑者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龜事見漢書
甚詳華陽國志曰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益州太
守雒陽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勁兵討之不克
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大尉掾巴郡李
顯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顯將巴陵

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
叛執太守雖陟遣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
棄之太守尉掾李顯建策討伐乃拜顯益州太守
擊破之還得雖陟今以碑爲据則漢書謂夷執雖
陟朝廷遣龜何顯擊叛蠻始得雖陟則龜皆非其
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魯常璩書蜀事最詳范
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雖陟遣御史
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

其出繡衣持斧墨綬以下得擅誅則太守非遣
龜爲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他任而居外
者耶其將并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別
本國志有蠻夷復反雖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
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里學小兒語也雖沒故
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爲
朝廷三府豈不益陋耶

小黃門護敏碑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黃門在漢秩六百石永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時孫程以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瞻望車騎單超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發五營騎士將作起匊營侯覽豫作壽冢石棺雙闕高廉百尺其制如此則敏爲大碑淡鑿屬文見之何足稱異哉其書曰守靜韜光以遠悔吝敏之能與不能未可以此得之然當時以此銘之豈亦慎時之失不得顯言亦於此稍

見其有貴於斯者耶方其時如呂強忠直且不免歿旣歿收捕宗親知當時蓋亦有人矣爲忠直而受禍其得盡行其志哉余讀其書而傷焉不自意當靈帝世而沈沒宦豎中能自拔起於汙濁此其可貴也同時有北海趙祐以博學稱甘陵吳伉善風角託病不與事濟陰于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稱爲清忠不爭威權又有李巡與諸儒五經文於石此其尤異者然其可謂宦者遂無其人耶若敏

於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強輩以取名自顯然下亦不若忠讓之徒剝奪王室其不得書於史宐也

周公禮殿記

此記在成都學舍顏有意撰管廬江文翁治蜀初立學成都作講堂石室開二堂左溫故右時習復作周公禮殿畫孔子像蓋古者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開元後制度廢棄惟此存尔可以考也其後遇災太守陳

畱高朕

隸釋作朕

修立增二石室更於夷里橋今學石

室一為高朕朕自有功學者故其室至今與文翁俱傳在漢為蜀守以勸學為本二人之存爾可以不廢也魯人嘗疑朕非制名可稱於臣下者自秦漢天子所為稱豈復可存耶流俗謂為高勝至宋璋洗視知為高朕范蜀公嘗為人道之甚詳余嘗至其處求字畫得之實為朕字知在漢猶未有嫌不必曲辨朕為勝也蜀書有高勝為郫縣人魯人

疑其爲守非也魏文帝時夏侯霸爲右將軍霸父朕嘗仕於漢可信也

四皓神坐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圜公神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角里先生神坐重畫淡鑿其書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其相傳必不誤晉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

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檢諸書得陶淵明洎唐詩人皆言黃綺如李白輩亦如此卽改去此詩然世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爲據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晉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蹟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爲夏黃公無

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圜考之陳畱志圜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圜中故謂圜公管圜稱撰陳畱風俗記蔡邕集有圜典魏有圜文生皆其後也古者用與祿同文故樂書作祿鄭康成於禮用皆作祿陳畱志作用唐李涪嘗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漢中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已異也管公昉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

翛然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雞犬皆仙管淮南王安或爲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臯誅妖知其爲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事則得爲概見也管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傳自刪秦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和王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爲唐公昉作傭客後八

百偽病公昉爲廢數千萬不以爲損又作惡瘡公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鳥獸今其不歿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抑雖稚川好奇亦不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所在可以考也

天祿辟邪字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墓列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不盡爲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爲隸至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焉大體皆爲偃波執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以篆尙存也按書志桃拔一名符拔

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祿又爲鹿傳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騏驎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資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晉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麟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祿然當時所獻無麟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說長尾未得便爲天祿也

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旣衰敝士俗流於容說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發汗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係寵有願歿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歿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衆矣而高舒楊倫輩方

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
殺身爲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
其觸機投筭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
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
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凶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
道者也

光祿劉曜碑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難句讀碑首書

曰漢光祿勳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
自秦而反其故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畱說文畱
從卯戶開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酉酉爲秋門則
畱自從卯卯爲酉之省文故知畱不從卯劉姓則
不從刀也當漢季世緯書旣出故言卯金刀者劉
也學者不復考古妄意求之管許慎以劉爲鐺其
轉而爲劉者以田易爲刀也然姓書周之大夫有
食萊於劉者此畿內地也因地以爲氏則與漢姓

異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書與漢如何故凡漢姓
自當爲鐳或以爲雷南朝有雷與或以爲出雷侯
非也特漢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蓋從地得之晉爲礎也故其刻
鑿不可盡見惟曰公諱玄其下已缺又曰睢陽人
知其爲橋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
于三鼎勒于征錢官籍弟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

此碑蓋司徒崔列廷尉吳整刻列石者猶可於此
書見之余謂玄在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姦爲
務蓋剛介一操之士當其時所薦達多在顯位故
名猶傳又如魏武於其微時玄則識之故其後世
名益顯也

露筋絕不復

此決知

元帝之爲也

非也特漢初不大其本者如此

各益顯也

各識轉又收斂和氣其遊轉之限篇之始其對世
齊益開全一辨之士富其操河蕪叢多去顯對始
書具之余聞之其對世無大事也對世惡如蓋為
此對世同對世版或操吳楚陵版或對世餘四此也

廣川書跋卷第六

鍾繇賀表

晉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
勝處得於執巧形密然則察真偽者當求之於此
其失於勁密者可遙知其偽也賀表畫疏體枝鋒
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為也永叔嘗
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應先作
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按其實爾若季月

不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皇象隸字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絕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籀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錄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錄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據也

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而張懷瓘惟
象小篆入能品其它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
草帖故自精淡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
意謂旣以書人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
有兼數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
畫尙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眈睨於
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
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

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晉經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議余嘗于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者闔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來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

伶諱書畫當世號文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僞造以進當時李懷琳好爲僞迹其用意至到或謂亂真晉人謂急就章爲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序

字缺三

裝褙持以質錢其

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爲尤便臨書故懷琳所爲書皆繭紙無薛道衡序此蓋後人所爲得劉伶書因以附之故其詭異不可法度約者此正銜玉而賈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邵仲恭得此摹本諉

余跋其後

別本七賢帖

稽含云衆口異賈羣目改望陸景云衆口毀譽浮石沈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異詞欲來者不惑不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于胷中者苟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僞者舉得進也前人評畫謂耳中有畫目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整頌泰始四年己巳建書爲隸古氣質渾厚與鴻都石經可一二技也碑言整安平王孫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大夫騎都尉給事中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臨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庶子泰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冊命爲南中郎將統茲宛郡今孝晉書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奕爲義陽世子奕

李整嗣封清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
不盡書如宣威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法書而
史氏闕之碑自泰始四年建則侯于清泉皆自宛
郡後然頌曰出臨鄙郡自託于詞亦何陋也漢之
衰文物隨敝至晉不勝淺陋殆無前人一言一語
雖政教汗隆文章與時高下然自是氣質卑薄至
論述次第亦已失當此可怪也整在當時益公族
一少年名爵未立頌至謂稟乾坤之純靈竝聖賢

而誕興其在南郡謂洪恩淪乎不測覆養包乎無
外巍巍之功揚于仄陋其受冊命慶雲隨之夫儼
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受之文字之壞
至此可歎也

太公碑

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
識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
發芻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

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於令
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
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
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畚曰唯文王曰吾
如有所見曰太公言其曰且述其言臣以此得見
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
康王六年齊太公卒蓋壽一百一十餘歲史記謂
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

伯拘羨里樵宐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
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蓋不得其詳乃廣
徵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
則得于墨子至拘羨里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龜
而得兆立以爲師今緯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
師而東海時避紂爾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詩
曰維師尚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當魏安

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空可信其言服玄襪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郭昭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是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月儀

世謂母丘奧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

至臥碑下則筆墨妙絕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

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它人不能眈睨其間然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尙大爲道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凜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近似故其書劖劖逕出法度外有可賢

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官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咎逸少爲王懷祖檄也當時以不能堪摘細事遂脫憤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強起以官夫迫之陔地不能自適其情其養固陋也開元中此書得于潤州瓦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如字有橫顯異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奇作也

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世不得傳矣今碑字刻畫過于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經手搨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存蹟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鴟尾得者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嘗見于小函同樂毅論黃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畱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尙書篆求于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按量固有勝劣惟彷彿得真爲最佳也

成都蘭亭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讚于後蓋子由得于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繫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爲不足尙也貞觀中詔令

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其書衆播普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真本世不復知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孝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鵝其說誤矣然羲

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它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摹不得其真久矣蜀本黃庭筆墨麤工本皆非可譽第以其名存之

別本黃庭經

淇水呂先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耶張懷瓘謂逸少佳蹟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執不聯翩而點畫多失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可存縱傳授有據亦何取哉呂先得石書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黃庭經別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羣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於是以黃庭爲第一方在衆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校而彈繩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至稽之法度而昭合衆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驛驕矣此當時唐人得舊本

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祕閣所存
異甚知唐初選置能盡書矣

畫贊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輒
不類知後人爲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晉王濛子修
嘗求書右軍王羲之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
亾其母見平生所悉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
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按訪亦旣盡矣按定大王

書二卷黃庭弟一畫贊弟二告誓弟三韋挺以書
贊是僞蹟夫畫贊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爲僞也
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于貞觀而入
錄當亦有可亂真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錄
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宇止以史記
按之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于此者蓋

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麤健恐非真蹟
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
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
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姬投書
竈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師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
銑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

嘗賜始興王雖號筆力鮮媚殆其臨榻之功勝也
祕閣購書則其論全文陶弘景言樂毅論乃極勁
利而非用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
詔摹於石以其書技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
聖俞悉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魯王沂公善書嘗
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爲精勁余從其家
得之非今祕閣石可比方也

別本樂毅論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於舊史異者蓋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書傳已久不能無誤咎時於秦玠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按今祕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高紳樂毅論

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自矜持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

是縑紙惟樂毅論書于石世以此爲据余竊疑其不知何从得此說也晉梁武帝搜采逸少至盡而樂毅論已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每爲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之存者如黃庭畫贊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修禊序亦不令人石也唐得晉魏諸家字書故嘗評黃庭弟一畫贊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軍書特畱賞蘭亭樂毅論尤聞寶重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

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藏咸陽姬竊舉袖中
投之竈下開元錄書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樂毅
論亡矣

狸骨帖

狸骨方今官帖中定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
謂此本荀勗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狸骨
帖梁武帝嘗以古書雜蹟二卷問於陶隱居對以
狸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蹟在梁已疑其僞今定
爲右將軍書果何据邪雖然右軍嘗寫此帖或子
敬臨之亦不可知也

逸少十七帖

逸少自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艸猶當鴈
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
書定出鍾張右而來者不復有議庾肩吾以芝爲
工夫第一謂繇天然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
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

學書池水盡墨繇臥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後于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至於行艸逮永和間極於功力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蹟至其中年競用麻紙蓋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

能書非流統體素不妄下筆故點畫無失書法入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執方寸千言觀此益見古人於書蓋不敢易而爲之如此丹陽邵仲恭得逸少八帖經生所書也此當是唐人善書者爲之然流暢晃朗執若飛動得步武於王良猶有舞交衢之態者也

富廬元規帖

逸少於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處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迴絕古人處若更論執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者也世傳謂羲之書初不勝瘦翼郗愔及其莫年方妙嘗以章草畱庾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蹟永絕忽見足下畱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事而學習特求就法度規矩爾至于離方遁圓不守繩墨自作勝概謂非天得不可也但見瘦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愔不知此語何所憑藉而知其咎不逮二子耶

硬黃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脾水久之色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爲紫紙所書也林子中以兼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

□進本其紙文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偽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考實一承人之妄至于終身信之不悟益偽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黃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王右軍作書惟用張永又製紙謂繁光澤麗便於行筆今人不考其實得硬黃紙便謂古人遺墨曾不若畫像先論

素而後定世之遠近常得大略也許表民自杭得逸少十二帖皆靈脾漬也使余評之表民竟不信

洛神賦

逸少此賦當以爲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疑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後世或謂不復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彼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据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

敬書法盡此

洛神賦別本

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已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疎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空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晉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

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不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正月爲安希古書

子敬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年少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真行章艸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大似未能得子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耶謝

太傅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題後以畚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陵突似欲出其家學安諸人有逸氣過父者之語也

子敬別帖

龜无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妙乃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自大視細不矚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可盡也

又子敬別帖

謝太傅悉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

世論者便以此為据至過有詆訾豈知真子敬父
子間耶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闔域者定

孰知之或為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一作

蟲蠶若何曰喙頰頰類馬色邪邪類虎天公以為

謾使下問還報乃信西方諸國聞漢人語蠶吐絲

而衣亦以為欺也夫妄言者嘗託於無而人或以

為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人或以為無人之誕信

相欺何可勝辨耶後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

蠶說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與辨此李庠示

余別帖竊有感焉天下之迷於是非多矣何可計

邪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

作大字壁間子敬墁之而更為明日視之逸少不

能辨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異豈應

其論至此也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

豈知法度盡處乃可言筆墨縣解是不知曾求于此也晉史修于唐臣皆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

王敬和帖

燕石入筍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既少則昧者衆矣真贗相眩則僞者常勝後有真者不復察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于四方洽之書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執其帖已具寶章集今入祕閣觀者不求真僞謂真晉人書

也余嘗察其書此正唐所摹以畱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爲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號也

羊欣薄紹之帖

羊敬元書出子敬不忘本分薄敬叔書後學大令雖其纖圓骨力克成但乏神明爾然二者同出不能相遠豈書法果自有所至耶後世論欣書謂舉止羞澀謂紹之書功力不足皆失其實也當在南

朝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紹之駕友凌師豈偶然者耶張懷瓘謂薄紹之羊欣王僧虔康昕王右軍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帖中多有偽蹟觀此帖其有所稽矣唐貞元中欣書得正行纔二十餘紙紹之行書四紙僅存不知此帖在唐錄中爲弟幾紙今世藏書家類無二人書此其可祕也

鄧艾碑

鄧艾碑集古錄謂考其事績則鄧艾碑也夫艾艾

同音蓋名艾而音爲艾字後世音讀旣誤遂相傳如此酈善長曰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尙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兖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當後秦去魏晉不遠空相傳可考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并與其字而移矣然則書文之失其得一二而正

邪

銅鼓銘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爲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耀至今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七月大匠渙按龍昇爲大夏年紀而鼓全似西南夷所作今祕閣猶有但其形製小劣無塗金爲飾又其文爲戲龜水艸與此異也崔鴻十六國書赤連勃勃以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疑卽此也

廬陵王銘

世傳宗資口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綽其信也嘗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碑石又孝杜叔廉書儀則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德行咎顏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著于書者或不得盡考也嘗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尙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張率得威斗何承天以爲必甄豐求其識得石具

如承天說然其制已備於漢豈特魏晉間耶蔡邕
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已來咸銘于碑
余見邕之爲靈表墓碣碑便知諸人論之不詳皆
不足信於世廬陵王碑敘述惟謹微覺煩碎然書
畫簡古爲足賢也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
以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晉其名如此不

知定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偶以文見之然字畫有
法獨異于當時人所書亦見襲中國文物所致而
夷俗汙陋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
幸鄴戊寅閱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
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
所書年月與史相合然自戊寅逮庚子爲廿一日
則自鄴至懷而還京師可以孝次也不言幸懷溫
等處自是可略然旣書親射勒銘不書其地乃繼

文於上似御射當在鄴南然則此不當略也

北海王詳

高祖南伐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之所高宗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宗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闕一字當為亭

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

闕一字當為寥

廓耶奚奪

闕一字

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

家無

闕四字

我竹

此字不完

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

曰

相此胎禽浮丘

闕二字

余欲無言爾

闕五字當有去雷門二字

去

鼓

闕一字當為子

表畱

闕二字當為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

何之解化

闕五字

入

此字不完又闕一字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

重局右

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

華亭爰集真侶瘞爾

闕四字或但止

于此未可知也

丹陽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益盡於此凡

文字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城范陽張禕子偉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表畱惟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管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

山樵爲侶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舉子厚記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蹟華表畱名真惟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局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空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書瘞鶴銘後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

此名字特奇偉空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圯坳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晉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顧況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也往

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舉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皆刁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竝列序之來者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行爲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

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

書黃學士瘞鶴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義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

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爲稱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爲天寶十一載況當兒穉其號華陽乎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晉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蓋以甲子紀其歲今日壬辰

歲得之山陰甲午歲葬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爲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

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
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以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
刻于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
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淡畫
重去真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
所藏蓋自唐貞觀入錄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
得之五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內府今視其
書與世間所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
蹟健瘦縈絲索鐵屈折盡鈔不露筋絡求于纖瘦
濃淡未嘗有遺恨也晉傅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
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兔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豐
狐之柱路扈嘗用之但不知胎毛非壯髮不知可
用以作筆此余未之考也

烏丸僧修志

李調示余烏丸僧修石志曰僧修大原祁人周王之子因以建族父神念仕魏以讒歸梁封南城壯侯又曰僧修仕文德主師雖府臨邊爲岳陽王中兵參軍府王稱帝進開府持節荊州刺史義成郡公及執贄來朝奉璋謁帝天子以公世仕魏朝戮力梁國有命加禮異賜以強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出牧溫部方欲馳劔騎于稽秦耀樓船於淮泗天不予年此其所終始余考之烏丸本北部大

姓神元世氏改爲桓附入族官大統十五年文帝寶炬雖詔天和改姓者復舊然桓氏非神元所命知未嘗復也按梁書王神念太原祁人据潁川歸梁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其後謚曰壯神念死子僧辨以兵興梁胙荊州然則烏丸在梁爲王氏而壯侯蓋神念謚也今考梁書南史太清記周書皆不錄僧修事其在神念僧辨傳中亦不稱僧修史家之闕如此其爲壯侯則又誤矣梁元

帝封湘東王太清元年持節荆雖九州然志謂雖府卽世祖也諸書亦不錄世祖爲岳陽王至江陵陷而僧修入周其曰奉璋謁帝則周武也僧修賜氏烏丸蓋非魏舊姓今姓皆不著烏丸別姓然誤謬相襲其可勝考邪或曰周天和六年其後爲建德今志乃書七年三月朔於武鄉何也余以長曆推之天和七年太歲直辛卯其三月癸卯朔則丙午者四日也其月丙辰改元建德蓋十四日矣葬之十日改元志與史不差可得據也

智永千字

智永書梁所搨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留其一至唐而見于時者雖衆然真僞竝出藏書者已病其難得也觀右軍書託永和世謂默符聖典有鄉背之宐而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弩踢策掠啄磔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若黍豆之御進復履繩旋曲中規取

道致遠氣力有餘此豈可求於書僧畫販而論真
偽耶千字其初本得右軍遺書梁武世嘗令殷鐵
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命周興嗣次
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鬢盡白謂心力極于此
書當時甚重其書詔令蕭子雲寫進而後世以書
名者率作千字以謂體制盡備可以見其筆力然
非書得成法者亦不能盡工也楊文公謂敕當爲
梁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畫轉移誤爾陳時朝廷命
令未加敕字其說誠然知爲字謬也

張龍公碑

舊見經序說梁武帝夫人郗氏或疑其事余考於
書傳因龍天主祠得之謂郗氏性妒忌武帝受齊
國未冊命忿懟投死殿井衆趣救之已化毒龍烟
煽焰衝人莫敢近遂爲龍天主祠此尤增異而懺
疏所說蓋可信豈變滅起伏因心以感者果有耶
惟懺言因經報得還人天道而此祠迺歷陳隋奉

之雖居徙不常而嚴麗崇飭祈禱致禮每輒得應此又不可知也隋大業中卽其地造龍宮寺沙門法濟住祠中時爲神所降著衣鼓舞都不自覺然人化爲龍與化虎熊果有異哉今得趙耕碑序路斯化龍祈求得應或可信也今人疑路斯非名當上元中波斯王有卑路斯來唐世因以爲名者多矣豈獨此哉

隆聖道場碑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隋祕書郎虞世南撰次書石世南以書名隋唐間此碑最顯世竟以摹本傳今其碑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爲摹本以高陽之郡在中山郡也今考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管爲定州先皇歷試所基遂改爲高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有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興然則與雜記合矣夫釋老之教行乎中國自漢晉以逮齊魏僧尼爲寺道士女冠爲觀隋改法雲慧日二道場金

洞玉清二玄壇貞觀十二年復寺觀舊名則當世南時隋謂道場必矣唐志言定州博陵本高陽郡義寧元年析高陽爲恒州武德四年以高鄭博野苑爲蒲州貞觀初以鄭高陽歸瀛州天寶元年復以博陵郡爲定州而國朝迺以瀛州爲高陽郡以定武之郡歸中山則地隨改矣其興廢因革如此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廣川書跋卷第六

廣川書跋卷第七

砥柱銘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撰祕書正字薛純書其字因山鑿就其窪平隨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欽嵌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賢之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尙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灑其後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譌缺不

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得完蓋摹擊之工不至
雖濤浪射發風雨摧剝尚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
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爲九成宮永徽中
又改爲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
也徵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
土覺有潤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

知何据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痼病皆瘳故漢儒
集禮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爲人主之瑞而不
知者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
潢者顧漢魏郡國與唐離宮安得有此尔疋曰甘
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蓋甘露雨也今据此
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故著其說

歐陽詢帖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

是未嘗書也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然書必託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蓋其所寄者心爾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飄之執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收真行章草可見知略無勅敵非虛語也虞伯施謂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耳空遂良不能及也

虞世南別帖

虞伯施手帖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墜其家聲且戒之使其不息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淡至非積學之久不能盡此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嘆可以爲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祕書郎來護兒以蓋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

氏子昶以下不能世其業而為入仗宿衛故陸元
 方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故曰雖在
 父兄不能移子弟理固然也

來恒本傳曰恒濟兒弟相次知政事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
 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
 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

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据然其師承而
 脉則於褚為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
 為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
 也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
 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
 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劔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

自嬉而放悍不制者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深究進退存亡者信王佐器世或未易量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僞將其曩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餗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此書逮似或真有是耶將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是則若可信也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疏瘦勁健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籀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管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豬多方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遂良帖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乃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羿之立教必志於彀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至於此當自知之

辯法師碑

辯法師碑薛純陀書晉歐陽文忠公嘗許其字不減率更然所書不傳於後永未所得純陀書惟此

不知又有甚焉者也貞觀十二年奉敕書銘砥柱其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執矣固無牽強以成也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號能書者皆避而讓之其後柳誠縣愛其書恐失其次弟則又別書於石後世得純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疊必按此而序之砥柱銘薛純而此碑爲薛純陀嘗爲祕書省正字本名純陀後以純自別于時檢于類書見之

碧落碑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爲陳惟玉書歐陽永
未以李漢碑爲黃公譔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絕不
類世傳篆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
便能奄有秦漢遺文徑到古人絕處此後世所疑
也李陽冰於書未嘗許人至恣其書寢臥其下數
日不能去世人論書不逮陽冰則未必知其妙處
論者固應不同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世以

名之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以爲名李漢謂終一
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見其處今爲龍興宮考
其記知舊爲碧落觀而開元改今名又篆文若未
畢其文者其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其云有唐
五十三禩龍集敦牂尔疋歲在午爲敦牂永未謂
高宗總章三歲以唐曆考之自武德戊寅受命至
咸亨元年庚午實五十三年矣然則總章者誤也

別本碧落碑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槌擊石像乃
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橫
直園方典刑有稽然遁其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
宗師作誌令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
知豈嘗求得其當而妄爲戲哉世言字不考古甚
則以品爲鄰今於古文卍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
知古字而妄議者可以歎也

歐陽通碑

詢之子

書家擇筆如逢蒙求弓矢必得勁良然後及建中
微然弓勁矢良當求其材可爲者非是雖得善工
不能極其精也漢世郡貢兔毫當時惟趙國爲勝
而工製或異亦復不良議者謂兔豪無優劣工手
有巧拙正應工手不得則不得論其豪也路扈一
世名手且重以雜寶爲跗然其善不過秋兔之毫
及其後世漸以豐狐爲柱然鋒頭穎芒非兔翰莫
可爲者歐陽通於書過自矜重至以狸豪爲覆兔

豪管皆象犀然筆用兔穎自管不能改至於爲柱則或假用他毛若遂用狸爲鋒心恐不得若兔豪之剛柔順適能中人意也後世或假胎髮羊毳雞毛鼠鬚亦皆成筆然不能盡其利用故知其特賢異爾王逸少謂有人以綠沈黍竹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爲賢管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管麗飾則有之然筆賢輕便重則躓矣不知賢犀象管者定可得輕便哉矜持太過失其常理是有媿不擇紙筆者非能其父書也

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歐陽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力勁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書家論通比詢書失於瘦怯薛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信也

智乘院碑

長子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院立德讓李承福書
碑成於咸亨中則天帝時也考次鄭王元齡懿高
祖弟十三子武德四年分國于滕出刺沅州貞觀
七年徙鄭十七年持潞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
潞州復持節絳州所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
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于朝廷爲宗室表顯慶
元年持節安沔隨郢安州刺史此其所歷也唐書
惟敘鄭潞絳三州不言再持潞絳節其爲安州刺

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舊書皆作敬蓋因其弟
琳顯名疑皆從玉也唐存中宗世子皆以材任職
而敬之三世爲夷簡爲宗閔琳之再世爲勉皆位
宰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孝耶
然琰珪琰璿璿珩碑皆不具而別見于龕石此宜
史官不能備錄也

崔敬嗣墓誌

集古錄曰崔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考之唐有

兩崔敬嗣皆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
爲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
每擬官輒超拜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死矣卽授
子注五品官注生光遠嘗持節荆襄徒鳳翔又節
度劔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咎人偶
不孝也

陳昭題名

河南石氏得唐陳昭題名制度大備知今日進士

刻石甚陋段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苔於寺中
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柳氏序訓又謂韋肇初及
弟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按苔登科
在天寶十三載此時已有題名觀陳昭所書在開
元九年則其事可以考也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
宴後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
有將相朱書之及弟後知聞或過未及弟時題名
則添前字故李紵不加前字到老恨焉則題名自

唐神龍初有之矣柳氏著書在中和三年其碑僅存因成故事則余得考之方會昌中陳商知舉奏對不稱改命王起主文宣旨停曲江大會及題名局席至中和而後進士復題名慈恩則自廢而後行蓋在此時也嘗聞唐人言柳宗元劉禹錫題名慈恩寺談元茂秉筆不欲名字著障目押縱版子者率多不達柳暗斟酌之馬徵鄧文佐盡著版子而宗元竟不達雖一時為戲然德器自可於此見

之題名之盛亦一時所尚雖至今不廢但隆殺與
爾

六公詠

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或遺余見荊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刊故得盡存可以序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暉王博陵柬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

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鼇立
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風采空老杜有云晉盧
藏用謂邕如千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所美謂碑
頌是所長余見他文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
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橫放于外者也序言邕爲荆
州今新舊書但稱坐善張柬之貶福州司戶參軍
韋氏平還爲左臺御史張廷珪姜皎引爲御史中
丞姚崇出爲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後貶遵化
尉徙灋州司馬括州刺史歷淄滑汲郡北海不書
嘗爲荊州也

御史臺精舍碑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漢承秦制御史
爲丞相貳其後以寺隸之憲法所在也然立精舍
以居其致一於此可矣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
立精舍教授此在西漢末顧曄謂此佛之所舍晉
漢處摩騰洛陽西建精舍爲始誤也按釋書以靜

居爲精舍致一爲精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
居必有可默存者今人猶闢屋爲齋謂如齋戒以
守其獨不可以精舍名之此亦過也蕭摩之請造
興塔寺精舍詣二千石庾子興造佛寺因立精舍
嶺南源明僧紹住弇榆山棲雲精舍此皆諸梵所
居然書生立學笈傳此名豈致道之所居惟精一
而後得之笈魏武嘗曰譙東五十里築精舍秋夏
讀書其後徐庶折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
章阮孝緒以一鹿車爲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蒙山
陳寔立精舍講授張郡戴顓立黃鵠山竹林精舍
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里遇之則古人於其居也
以是名之凡以求致一于學者故以名自警觀其
朝夕處之可不思以致其精耶後世知釋氏所居
爲精舍便以爲精舍皆寺也湜之嗜利茂學其可
責以此哉

盧舍那碑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迴廟與此存耳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寶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蹟然則當時蓋不止三碑惜其今亡之也

尉遲迴碑

尉遲迴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貴其敘迴事與周史略同然迴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迴

已爲蜀國公矣逮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稱孤都望之無慨于懷不翅傳舍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政天下之執可以知也迴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爲任其事則有疑也豈以地居嫌疑執窮畏迫自度不能容於隋而發哉則冤憤鬱結不得其死空其出靈響以自見不得如口伯璵口口也唐說自迴之歿而相州都督歿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旣治事夜整冠危坐有自西廡出者曰余後周尉

遲迴也歿於此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者膽
氣薄劣驚悸而逝非所害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
於此明日嘉祐發掘得之備衣衾棺器禮而葬焉
既夕出謝曰余無他能願畢公之政節宣水旱唯
所命嘉祐以事聞上請置廟歲時血食有詔褒異
今孝周紀韋孝寬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
于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丁丑張嘉祐
問俗郡言多崇公曰蜀國公獨爲純臣闕修殷薦
其取戾也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廟
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尚書故實政戾謂
神之休福則得之其謂遺骸西廡詔爲廟容改葬
于開元歲皆誤也

李太白藁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
才元所書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
減魯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

前輕後度越陵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
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悉李
太白名至偽書一卷亦聲價增重豈以人可想故
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口
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斲削間邪觀其
書者如九方臯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

酒酣興來得于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
者也反而內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粲粲乎乘雲
霧而迅起盲風臯雨驚雷激電變怪雜出氣蒸煙
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于毫
素哉彼其全于神者也至于風止雲息變怪隱藏
循視其蹟更無徑轍時一豪不得誤口是管之昭
然者已器故耶

張長史草書

百技原於道惟致一則精復神化此進乎道也世
既以道與技分矣則一涉技能便不復知其要妙
此豈託於事游泳乎道者耶張旭於書則進乎技
者也可以語此矣故凡於書一寓之酒當時沈酣
不入死生憂懼時振筆大呼以發其鬱怒不平之
氣至頭抵墨中淋漓牆壁至于雲煙出沒忽乎滿
前醒後自視以爲神異初不知也今考其筆蹟所
寄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材放致一

於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留者也
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爲書也蕭
田方宙子正得君謨所藏張長史帖爲書其後崇
寧二年十一月壬申

張長史別本

見鑲於山不喪其天見蝸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
此可以語書矣嘗見劒氣渾脫舞鼓吹旣作孤蓬
自振驚沙坐飛而旭得之於書則忘其筆墨而寓

其神於群帝龍驤雷霆震怒之初矣落紙雲煙豈復知耶此殆假于物者神動應於內者天馳耶咎崔延伯每臨陳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陳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是知以氣勝者氣能蓋天下然後可以勝天下矣空純氣之守者萬物不得窺其蹟也

郎官石柱記

赤驥白縶一駕千里當其披崑崙上羽陵時求其逸景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于在大轡間和轡在前塗續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毫釐跌宕無遺恨矣長史之書殆盡於此方乘醉時翰墨淋漓雖驚風迅雨不能與其變俱也此詎可以規矩準繩求哉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觀其伎音樹鋒鱗勒

峻磔抑左升右仰策輕揭緊趨音立闡收此書盡之
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觀其騏驥
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

張友正艸字

張友正所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為鋒長
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世人
故自不能用今考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
明潛發不逮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

知古人用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

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豪薨

而亮切
柔皮

筆委曲宛轉

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汗者墨又須多膠紺
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歡娛正可以小展
觀此便知友正用筆蓋有所本近時趙獻彥思學
友正用筆至于草字已能輕舉迅速頡頏筆墨間
自與握一寸筆頭拘制方寸間者異也

崇徽公主手痕碑

碑在汾州靈石蓋唐僕固懷恩女懷恩唐功臣以
嫌猜叛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回紇
請婚封爲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
往冊命唐都關中其入回紇道至汾上此其常也
然托掌石壁遂以傳後豈怨憤之氣盤結于中而
不得發遇金石而開者耶

廣川書跋卷第七終

廣川書跋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
至於分若抵背合如竝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
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
處正在灑度備存而端勁莊特聖之知爲盛德君
子也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
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

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磨崖碑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斷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薛封莓國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

之文敝極矣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略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冷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之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放生池碑

顏太師以書自娛平生意好惟此不替晚年嘗載石以行礮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畱其所鐫石

廣川書跋 二
泗水閣
監視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
惟書于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於世或謂
公以書傳流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甚至與
書藝人並傳

王密碑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
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爲世絕藝觀太師名德
偉然爲天下第一忠義之發本于天性今人不付

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于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
知之蓋以公爲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淡墨重
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魯夫子能
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以慎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
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摹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
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明煥發

正在筆畫外若卷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待詔書爾
果有道耶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
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
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
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
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詣絕處更無蹊轍可

索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
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
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咎歐陽文忠公嘗疑
唐相賈耽爲之蓋耽喜陽冰書嘗爲序其說文字
原耽後又爲滑州刺史其爲刻此或可信也余考
其言蓋舒元輿所爲玉筋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
去矣誰能得也當盡於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陰
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時有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

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輿
頌者獨見此碑爾元輿又謂陽冰其格峻其力猛
其功備光大於秦斯信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所
以離遁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蹟可求哉觀陽冰
此帖得書法三昧雖規合架應不遁方圓至其神
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

蹟之間也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
未嘗以付始求于法不參流動如羚羊掛角更無
聲蹟逮其游于法之外斯可語成法矣

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李陽冰小篆惟見于
此琴在太常管陳儀爲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
摹其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寶也沈存中書
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

石命工斲為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為臨岳等此豈為琴材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據曰魯孫綽云回風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

多瓌能奴來反乃是僧為鼈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

穴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

賢季海書名唐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尚

如高閣無恢音哀音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抉而警

之是一快事謂瓌能孤岫不害于詩黃子求人已

細張子曰因進非哀表賢選能奴來切憑相觀禳祈

禳攘災古人已如此音況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
据耶尔疋曰山有宀岫不必謂如神漢凡山有竅
穿可見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牕間列遠岫玄暉言
雲表吳岫傲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點點露
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
謂山聳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爲已是黃子
說嘗勝人亦未淡孝余不得不辯政和元年四月
十三日

徐浩開河碑

書家覺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
爾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
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
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
敘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
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
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

以法度論也。符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逮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清臣、徐季海守舊法而真行盡合于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絕矣。考其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令狐綯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他石知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徐浩題經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執疎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嘗利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器繩墨，旣陳潛刃，其間求礪削之蹟，殆不可見。況痕瑕節目可得而求之耶！季海于此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存者，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故魯公謂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要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魯公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素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丕緒舊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

盡應比他書若臯益古人於用筆時一法不立而衆技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寸柔豪籍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者耶鄔融嘗問素胡不學兩雷痕良久而省又問撥鐙法如何曰如人竝乘鐙不相犯剡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言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
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
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扑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
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耶懷素
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
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
衰也

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
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旭
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
隰之夷以此異爾今其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真
字不見于世惟草獨傳當其手筆調和時忘神定
氣徐起而視所鄉無前故能迥出唐諸子右奄薄
劉宋齊隋而兼有之其體製該備顧後世不能加

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濛而問太虛時矣至其會處乃假浪岷山放乎江之津也

字本高閒千字

閒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旭之書六初豈能無是哉其進於知者日益遠矣指與物而心稽者喪矣縱橫振發超忽滅沒忽乎出于前者若雨雪霜雹雷轟電激方

其時豈復知喜怒憂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閒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蹟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蹟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遺教經

歐陽永叔以此爲唐寫經手黃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爲薛崇徹所藏亡于五溪其搨本皆摹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

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爲名輩所推良有以也魯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亂真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爲高妙但恨乏自然後人不見逸少蹟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僞則臨搨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鑄刻則知爲道秀所書但世不傳爾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鑄鼎原銘

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滂籀書其作銘在貞元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籀爲篆蓋古者均謂之篆至秦旣分殆以史籀所書爲籀不足異也其曰得玉石佩於原上地淡四尺得獲之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則怪矣然原上非人迹所至佩藏上下當時不得不異其說以黃帝爲六千年

者緯書也三皇遠矣後世推考不得其序史記雖斷白黃帝然歲月尤謬誤而緯書之說又皆臆決安可信哉但言者欲引以自神則增多奇怪亦其常也

陰真人詩

鄴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卽祠下盡閱其石謂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乃

屬知夔州吳師孟書旣成送觀中於是盡破舊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真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貌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亦異東漢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異不知安世何據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不省

也

李翱題名

李子揚出貞元某年李文公題名唐之進士科口蓋自韋肇始而兩京初未聞今孝文公所書知府送皆有會集書於慈恩石楹蓋當時等甲進士便與科名等故世尤寶重觀韋貫之集有啓獻韓貞公乞免知進士舉當時貞公欲以解頭目送文公謂頭須用合及等人恐不可令舉子作解頭取及

弟由是乃得以李翱爲第一張仲素次之蓋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時以爲盛卽此題名是也子揚世系蓋習之胄緒宜其保此

桐柏廟碑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咎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積書此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

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爲籀文在崆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積爲此碑亦因是爲据

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疏瘦婉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蓋叔倫自以詞學著聞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爲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倫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

曰其先蓋幽都又戴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章江東岸沙執如臥龍狀故叔倫詩曰鄰里龍沙北以沙岸如龍故云

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旣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曩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榘楠豫章人之所材至于大字之下常珍滿目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

是海中腐石以出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唐之
 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
 翱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
 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安昌黎公之文
 獨臻其至耶

園池記別本

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
 管不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

刮剝洗於其後刻回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

柏亭名鷺亭名白濱亭名雅亭名文安亭名

雅同應漢王諒友軌梁姓為正平令蒼塘亭名風亭名鼇亭名如此而後

可以識也嘗聞八代文敝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
 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
 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間于今者碑刻書
 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碎語鄙俗如村野
 訟謀無所按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為

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

陰符經序

柳誠縣書至此極矣然人之好尚亦難齊矣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一作唐碑惟君獨喜此序謂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恐不能

妙處觀其平時論曰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文宗問之曰凡縛筆頭極緊一毛出卽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戒此

金剛經

誠縣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爲孝敬不足故晉時高麗百濟入貢齋貨貝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

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
火柳玘謂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今考其書誠
爲絕藝尤可寶也

武昌詩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俎則指牛僧孺
楊嗣復歎夫芻蕘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語言間且
不能忘必求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天下而無私
好憎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偏

忿少容以及於禍咎牛崇爲隴西主簿羊喜爲中
功曹馬文淵爲太守涼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
牛羊日曆皆取於此

衡州門記

衡州記唐太中四年李侗爲刺史因治郡署立通
門刻石記其封域所本不見書撰人名蓋侗所爲
也其言衡陽當五嶺門考于書蓋古文嶺字爲領
五嶺皆在今廣南以衡岳爲五嶺門咎鄧德明作

南康記其五嶺甚辨然皆謂在南康則非也裴潛記以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今考於古可信然二子之論雖異獨無以衡陽爲五嶺者或侗自有据而衡山又有五嶺不可知也

趙璘登科記

秦始晦藏趙璘登科記書本唐人蓋筆畫工力殆出遺教經而稍爲出入繩墨不拘律度內顧後世書名者未能伯仲間見首末盡亡蓋自開元二十

三年至貞元九年其間亦又有缺剝不可倫序或遺去十年或少三四年在姓名中又泯滅過半此書旣久其存空若是以趙參所紀姓名則又有與者此不能盡孝也嘗鄭顥當知太中十年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姓名皆是私家記錄尋委當行祠部外郎趙璘采訪諸家科日記撰成十三卷今所存纔六卷而亡者十七八矣雖然猶幸以書字著顯而世存之

故今得有傳也余嘗訪今藏書家并官書所籍殆無璘所撰登科人目則此書尤可貴也因錄而藏之并以舊記相參成十卷以傳

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末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咸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以增歎也梁制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答書

荅中彼此感息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議終身不得仕唐紅亭記立制凡稱感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于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知當時唐之制度不能行于四方也

唐經生字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至于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

空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爲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爲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執則偃筆從字有同處勑爲別體若其垂露懸針礎石釵股諸體備有至于神明煥發絕塵掣影則不謀自合此其竇也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黃庭清濁字三點爲執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趨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豎右揭如此類

考豈復有書耶又謂一合用二兼三解厥四平如此論書正可謂唐經生等所爲字若盡求於此雖逸少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旣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是亦未嘗求于古也

蓋屋尉題名

唐都關中蓋屋在畿內爲望至重而尉尤爲要任自進士第一與賢科中選人得補然以題名考之皆自此入翰林充學士者接武不者猶爲真御史

世傳縣吏視口尉到而輒論其官壽所劇未嘗差
 蓋閱人多者自有据依惟費人多故知者尤審也
 水曲曰蓋山曲曰屋其取名者如是

津陽亭詩

司馬懿征朱然於樊城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

門為津陽然則漢以洛陽宮為名而南朝效之若蟠之言津陽即本漢之東郡

鄭蟠津陽亭詩其敘津陽門有亭舊矣疑唐亦有
 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
 故典儀書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津陽為城門則有亭空也

劉統軍碑

余讀韓愈碑其書謂既奔將反柅
 于京師知其必反柅於京師而反柅哉
 因求其碑焉存碑在碑陰刻其碑陰
 其語若此意不便改刻其碑陰刻其
 碑陰刻其碑陰刻其碑陰刻其碑陰

水曰蓋山...其東名者如是

津陽亭...於楚城車駕是津

門...洛陽官為名而南

鄭瞻津陽亭詩...亭舊矣疑唐亦有

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

謝國為城門限亭亭空也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廣川書跋卷第九

劉統軍碑

余讀韓愈作劉昌裔碑竊疑其書謂既葬將反柩于京師知其必有誤也且既葬矣安得而反柩哉因求其碑偶存為考其文是反柩于京書之所傳其譌若此豈不使後世疑耶其餘雖于義不甚相妨然因其譌誤可以復證也碑云陳許軍節度使今書本無軍字反柩于京碑無師字不可以誣碑

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下有字蘇
民戰敵碑爲軋敵陳力應變碑爲陳方僕射已都
碑作以都書曰蓄害碑作熾害以文考次知書本
爲誤乃知碑刻之傳於當時者不可誣也後世按
讐不得原本因誤就譌不究其意隨已所見致文
字錯亂以疑後學可勝歎哉

又劉統軍別本

元祐七年余爲李平叔書劉統軍碑後明年贊皇
李叔憲復得此碑屬余考其歲月將有釋於後也
按新唐書劉昌裔始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
亂說之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歿客
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劉
曉大義環上其藁德宗嘉之或謂永貞元年十一
月夏州節度畱後楊惠琳反明年六月伏誅則不
得順命爲瀘州刺史建中三年曲環爲邠隴節度
其後改陳許則不與李納同時其序錯亂不可以

據今考于碑楊琳爲橫巴蜀靡涓公由游寄單船
往諭招琳後來降公不有功德宗之始爲曲環起
則昌裔先在河北外論事不得用則入蜀說楊子
琳得佐瀘州子琳歿始從曲環新舊書唐曆書永
泰二年崔旰攻劔南節度使郭英乂邛州柏茂林
瀘州楊子琳劔南李昌夔起兵討旰大曆二年杜
鴻漸節度西川表子琳瀘州刺史當其時昌裔實
佐其州事則自當爲楊子琳但爲楊琳舊書因之

故不得以相亂新書以爲惠琳又以其在夏州

故謂李納僭逆歲月皆誤至謂攻濮州蓋陳許節

度李光顏其謂曲環誤也新書建中二年平盧節

度李正已卒子納自稱畱後貞元八年納卒舊書

李納之爲畱後在大曆十一年其卒當貞元十五

年以實錄考之舊書是也舊書建中二年李洵棄

其師口李師道以州來降十一月宣武節度劉洽

與神策將曲環大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又曰李納

擁兵侵迫徐州令曲環與劉玄佐同救建中三年
李希烈侵汴州環大破希烈軍于陳州城下擒其
驍將翟暉以功加兼陳州希烈平環兼許州貞元
十五年環卒上官浣代之浣卒軍中推昌裔遂代
節度碑謂新帥不牢勳將逋則吳少誠薄城浣
欲遁去皆於碑可以考之後世不求其事惟史所
錄据以爲信則安得無誤歐陽公嘗以碑考史書
謬誤若此之類是也

田弘正家廟碑

唐文敞至韓愈始變而知所守後世學退之者惟
歐陽永叔獨探其源余考田弘正碑蓋其傑然自
出拔乎千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投集中
誤字三處曰銜訓事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
而不亂信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
必以集爲誤者余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
得如集所傳天明施于君爲不類不若王明之切

當而有据也今碑爲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爲
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可碑雖既定其辭而後著
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於文章磨鍊竄易或終
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爲非耶觀其文當考其
詞義當不然後擇其工於此者從之則不得欺矣
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謂是人不敢
異其說况碑爲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
今人得唐人遺藁與刻石異處甚衆又其集中有
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後竄改之也或曰知退之
者益少今惟文忠爲得其要其說猶然其下一等
又可知矣

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
文相校不失蓋碑述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
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
上薄漢周不造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糠粃殆盡

略無餘習可謂至矣。咎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已，不蹈藉前人橫驚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爲徐山，此卽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錄穆天子傳，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蓋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使人不覺如已出也。其曰故制樸角，咎人嘗改爲桷，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斲，愈於書無不用也。

平淮西碑

唐平淮西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得於定，蓋余感而歎曰：明姬子奢，莫之媒也。媼母力父是之喜也。咎韓愈受詔爲文，開鑿渾元索功，玄宰蓋精金百汰，愈鍊愈堅，其植根深，其藏本固，發越乎外，其華燁然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帝子不慧，過量其夫，且嬌媿之，苟以大功

尸於私室夸耀寵靈要求命數惟意私之則破其碑以仆於道時君世宰暗愚自將則受以改命文昌庸伍安知爲文氣質衰陋無復經緯雖組織求麗而綱領失据正如江左俗學以麗偶自矜借使一時女子無知朝廷之間君臣論議又出一女子下耶借使在朝無人庸鄙暗劣文昌其可承認爲此哉咎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冶庶類而當時不容況一日得行其道吾知其不

得存矣或謂不敘愬功考其言用夜半至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嘗泯沒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劉禹錫知名于時嘗忌愈出其右貞元長慶間禹錫隨後以進故爲說每務詆訾且謂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又謂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紉綴其文且不若仰父俛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

嘗推愈過揚雄不空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羅池廟碑

文公敘羅池事亦既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詰聖人悶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魯殷人尚祭祀事死以生其敝小人以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慎耶嘗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教爲已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斷不惑于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

神則究極細瑣惟恐不盡豈亦敝於好奇而不能自已耶

爲李文叔書羅池碑

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爲神誤矣魯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弘正碑銜訓嗣事爲譌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讀此碑至牛繫軛下引颿上檣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

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
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考銜訓事嗣退之便
是一體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亦不思也

爲陳中王書羅池碑

佛經言人之生死變化出入六道中蓋上修則天
神果下墜則阿修羅果然天中極樂修羅極苦以
樂苦相求者皆有盡極惟修泥洹果者然後出此
柳子厚浮躁進搏得臯其時以忿恚憤怨死若在

正法中墜修羅界空也今西方諸國尙神爲俗
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國正名爲阿修羅蓋西域
以神人爲修羅其自有名者以其所顯者得名號
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書不知其果
如是方且敘其怪變謂聰明正直也

黃陵廟碑

黃陵碑世以其書爲重石久缺剝字滅幾半矣近
人以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

不與他石竝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爲
夫人据碑爲定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
如夫人之爲小君自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
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退之於文嚴整密緻故
語妙天下余於黃陵碑疑之詞不整比而辨事謬
誤不知何爲至是其謂張愉曰且使後世知有子
名如此于人其誰受之耶穆宗詔曰張愉學古人
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待
愈而後世知之矣

又黃陵廟碑

博士王持國得韓愈撰黃陵廟碑甚完其字無譌
軸而藏之屬余書其後余謂黃陵文見昌黎集人
皆可得惟碑以沈傳師書爲賢久則字剝缺不可
讀故其完本難得余嘗考昌黎之文閱淡浩博不
與世人同機軸卓然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雜碎無
統紀文氣亦不純而格韻不類蓋其辨湘君已失

故其言亦自畔不得經意湘君卽舜妃夫人爲女
英以楚詞可得知之古者天子建后其以娣姒從
者雖皆同姓自當爲夫人此禮也郭璞疑帝舜之
后不當降小君夫人愈謂有小君故正得稱君夫
所謂君卽小君也后夫人配君故天子國人稱之
謂君則后謂小君降天子也舜不立正妃二女以
長幼爲序不言后豈后之下復爲小君以稱此非
禮也惟諸侯之妃天子封之曰夫人故國亦以小

君稱之對諸侯以自稱於國也書稱舜曰五十陟
方乃歿禮曰天子登遐釋詁曰隲假格陟躋登升
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爲陟方自是南巡狩凡行
必謂陟蓋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詞
周公稱成湯曰禮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
國不空遂以爲陟而歿也今日陟文句爲盡而謂
方乃歿者此不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爲升
謂升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淡

故博考而詳取益求之太過牽強取合固宜忘失本意

李干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贊之其書李翱亦可感也志曰字子漸集無此又以柳賁為泌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此誌甚旱干以丹砂受賁之術以歿且

以為世戒也又敘歸登食水銀火射竅節以出虛中服硫黃致疽發於背李遜且歿始知藥誤簡自以得不歿藥二年卒盧垣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歿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尊生矣其壽宜不歿卒以得歿雖甚暗庸不此為也或傳退之晚歲頗嗜硫黃卒以此歿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求世必信公乃自蹈於

此何哉余意以氣血既耗不得如向之時方幸扶
衰救疾以冀朝夕迄功不知其患已痼于也可以
一歎哉

孔戣志

孔戣志稱戣平生節操有古人風使作者無愧詞
亦使人知以銘誌爲貴也攷廣德王碑其敘亦備
矣當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憲
宗以其言忠詔除嶺南節度其治見於嶺表者韓

愈盡道之獨不及華州事則誌不得而具者其序
當然也嘗見隋煬帝時責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盡
當時如鮓魚蝦子含肚鱸魚乾膾密擁劔桂蠹鯉
腴動輒千品勞人殄物至江淮絕魚雖欲不亡其
可得耶或曰使得其臣如戣輩在左右當無此患
是不然諫幸江都如任建宗卽日朝堂探烏果切殺
之矣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其時爾非憲宗之明
其說果得行乎

處州孔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孝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管歐陽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爲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其盛嗚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

曰始立學者旣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夫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書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魯之錫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安得祭于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夔伯夷世爲先聖祀於諸國必有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

四時為祭今又無樂文忠公據後世苟簡便謂禮
 有不足則誤矣魯貞觀中始以孔子為先聖永徽
 定令復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然文公遽
 以句龍棄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
 下皆以為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魯
 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
 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制詔丞相冊封文宣王於
 是列戟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巍然
 以門人為配豈古實行之嘗怪二公於此不知考
 古使後世疑之此可歎也

非以鄴都為亂則須設濟師相次變委嗣源同謀
 咸不意忽因深夜乘舟驚感遂至紛紜權罷征討
 其城下一行大軍除都則近分屯守把外李紹
 業並部領且歸闕下則舉王帥以取次兼李嗣

定令復用周公為先聖則孔子為先師然文公遠
以句龍棄待帶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
下皆以為先聖等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答
緣周公南面天子北面今後天子南面而坐內
古對對世幾之此何嫌也

以門人為師豈古實計之嘗對二公於此不暇

廣川書跋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

中書謂之草樞密院
謂之底三司謂之宣

昨以鄴都叛亂須議濟師相次更委嗣源同謀
滅不意忽因深夜寨內驚騷遽至紛紜權罷征討
其城下一行大軍除鄴都側近分屯守把外李紹
榮並部領且歸闕下見別舉王師攻取次兼李嗣
源李紹貞等為緣軍亂自負憂疑不欲回赴闕庭
又未盡聞行止恐是卻歸鎮府排礙軍都向背未

知隄防空設竊知恐有潰散兵士逃背軍都結搆
兇徒奔突城鎮右奉聖旨令諸處更切誠嚴師旅
管內遍切指揮各令守把城池安存戶口常加警
備勿失機空仍須不住差人探候每事機飛狀申
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
李樞密使張天子降書命於下有策書制書詔書
誠書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此命諸侯王三公
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赦命令是也詔書詔告也

有三品其文一曰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省奏事
三曰羣臣有所表答也已奏如是奏是也誠言誠
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
是爲誠敕自唐以樞密院領兵事始以宣自別于
命余嘗得梁宣底孝之知其制自唐末至五代而
行之當貞明時李振爲樞密使凡宣傳上旨以行
于外而錄于其院則謂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
與敕異事故以其詔命謂之宣其制于事後具月

日臣某宣晉改樞密命宣以就其制今考其同光四年三月宣其書蓋與梁同制也河南石溫叟得後唐同光四年三月宣余因考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制蓋自唐末相承如此梁以李振爲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錄其事藏之故中書省以敕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樞密院具姓此制則唐所行宣而錄其底以藏與梁宣底同也

宋次道論繫月日姓名者乃所以爲底今樞密院用之皆作卷軸連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寶璽印出蓋其所行以出者與其畱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搶攘蓋有司存焉不容其制相亂當唐莊宗遣李嗣源以取魏州謀議出此其至竄亡可坐計也方且召李紹榮還闕而恐嗣貞走鎮天之所誘悖謬其心此宣可以資後世一笑當其以兵武擅天下謀畫計決應於事機不可謂暗於前計滅梁纔三

歲爾當皇甫暉以效節軍脇制在禮陷鄴都初命李紹榮討之邢州亂又以李嗣貞將而討其州將趙太紹榮攻鄴無功莊宗忿之將牽於孽后不能決方其時明宗以疑自嫌不能釋於猜攜乃授以師徒余竊怪其取禍以逞求自速也方軍變於魏時而紹榮猶守城南紹貞乃僻西北隅明宗託偽還鎮州紹貞勸帝以兵南下莊宗歿汜水而此宣方進紹榮明宗果欲歸鎮豈不知紹貞幸福以變而求其自託於嫌在禮反於魏軍以芻引壞劉氏謂小事可趣紹榮指揮此可爲長太息也於莊宗與梁軍相持會賀正入附遂得魏而梁由此亡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于以天下爲戲哉其籌畫算計皆不足論其措置施設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爲後世戒以見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益人謀召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拯而救也其稱樞密使卽張居翰李紹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

廣川書跋 四
紹貞者翟彥威也皆唐之賜姓號養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豈徒然哉觀此帖下屬州責蚌醬猶有古義知以宗廟為重恐滋味醬

玉篇昨

玉篇而琰

其下惶遽供命不敢寧固知

禮有貴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歲獻鮪

巨切

醬二

升以說文求之鮪為蚌知此為宗廟祭久矣然謂漢有舊儀豈以此耶

李國主集賢院書

江左書兩等紙用澄心堂所作縠皮細鈔其上本入中隱堂備親覽者為御府書其下入文館以廣圖籍書有楷法而字頗狡讐今散落人間往往收藏為嘉玩其書有楷口等亦與供進者絕異晉有中祕書而又有外庫悉異紙札故虞預言祕府中

有布紙三萬餘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請四百枚
付著作書史寫起居口然則書紙有等自咎然也
爲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
知也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
先其見於書者託也若求於方直橫斜點注折旋
盡合於古者此正法之迹爾安知其所以法哉淳
化中詔以祕閣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

摹字求其書法之外各有異處殆不可得至于
筆利鈍結字疏密時可見之然決磔鉤剔更無前
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祕閣墨書按其字畫皆
硬黃摹書至有墨色煙落或以重墨添暈當著奉
詔時其所摹搨皆略放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之
空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書逸
少謂不減已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執王珉書
獻之謂騎驢駸駸欲度驂驪前今視官帖二人書

畫雅有相類而洽更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黃偽誤少真而摹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于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此與觀景而論形神以爲某勝某劣何以異哉

爲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多弔器問疾蓋平時非問疾弔喪不許尺牘通問故其書悉然余求之故不當爾也

唐貞觀嘗購書四方矣一時所得盡入祕府張
鍾繇張昶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魏晉宋齊
梁雜蹟又三百卷惟器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及
入宮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
亦屢更書畫湮滅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詔下
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遺
于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書也

石曼卿書

世以曼卿跡弛不羈故其乘一時豪氣所感豈提
 鈔懷槩者所能模放耶觀其論天下事無不公當
 後數十年其言益信可用精思者不能過也潞子
 城有曼卿所書蓋寶元七月是時朝廷始以曼卿
 所上民兵為可行故得與吳遵路同籍河東兵至
 此迄今六十五年本道再置使按民兵其說正當
 時所議而西河師中適為上黨尉初得其書摹石
 此豈亦有數耶

畫錦堂記

運筆柔則無芒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
 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執橫畫疏則字
 形慢拘則乏執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
 墨浮澀多墨萃畢衮切萃尊
草叢生也鈍書病如此其眾惟
 積學漸成者當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
 筆塚終身于是然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
 棄王僧虔曰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

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鈔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宐勝人也

書萊公事後

李化光書王世弼事其言萊公主陰官若王者居巍然正坐侍列至衆曰此王也命弼拜既寤稍露其語故化光得書或問秀師曰此脩羅地也佛法

修羅下人天一等或疑公之正節直行當入天神今乃在修羅何耶廣川董某曰子謂主陰官者爲生大海心而下劣者耶亦將謂鬼趣所攝而從卵生者耶若公之蹈難不顧歿以忠力再造王室此與執持世界力同無畏蓋與帝釋梵王居者不知公在天趣矣子無疑其如在離溝下竈洸陽倍鮭沈水海口以恐懼驚動疑俗求敗鼓喪豚者爲公之靈響耶

顏泉記

余見李勝作顏泉記皆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於此或曰皆李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所書蓋據李監說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尺蓋爲礎或視之書字可讀按其說文姜姓顏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嘗見唐李尤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籠之下湧泉清冷可愛時謂

顏娘泉李尤所記後世據之按顧野王輿地志顏文妻也事姑感得靈泉生於室內常以緝籠蓋之姑出籠卽泉涌居宅時號籠口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尤以爲顏文姜誤也今考地記淄川爲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爲州治當唐陽冰爲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于隴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尤陽冰

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輿地志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熙寧中封顏文姜為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但据李尤所記此其失也

寶章集

上山斫檀椶

遐雞切

椶

呼奚切

椶木細葉似檀今江東有之

先殫謂

山無檀則不可謂椶椶果足用為檀則世亦不能自罔也咎神龍中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寶騫規獻之二十八人書離卷為十詔賜其書號寶章

命崔融為序復還方慶當時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廣狹高下為卷其後散逸世人各復一二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矣元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余嘗見墨蹟盡作硬黃紙次第屬

測入

切 屨

直立切玉篇曰從後躡也

如梵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臨

搨者世人以其石刻出祕閣比他石為難得乃剔取寶章一卷別出謂真方慶所上也導洽珣書自

有存者世或得之不於此求而競從於僞因書其末崇寧三年十月爲宗子大年書

爲邵仲參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誤者故常奴爾亦何至亂真耶後世於書旣失眼目而摹搨轉僞則雖欲如古人懸斷真僞不復得也故常求辨其縑紙所因以識其世先後其間甚僞者可以辨至工於臨搨而得舊縑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絮

曰絮蓋漢紙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爲依舊書長短隨事截之則爲幡紙以生布作紙絲口縊故名麻紙以樹木皮作紙名穀紙至漿汁涅染點治槌裝則爲經紙自漢魏遺字多作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經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作經紙硬黃此於真僞可以不論也余見祕閣寶章集悉爲經紙摹書然武后旣復以賜方慶則畱于御府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然公家何處得此

然有法度陵驤迅快故知為能書也

僧伽傳

蔣穎叔作鍾離景伯書廬江劉良以示余考之僧伽本天竺人龍朔初至中國景龍四年入滅蓋年八十三矣此以舊傳韓退之詩知其瑰奇不可少貶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誦三車者此則誤也詩鄙近知非白所作世以管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余與之校其年

始知之太白歿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為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七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為出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此殆淫其服者託白以為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龍朔元年至景龍四年以唐曆按之為五十年知僧伽在西方時三十三年矣余以舊傳知之

魯直烏絲欄書

翟湛嘗以烏絲欄求豫章黃魯直為書蘇子瞻陶

淵明詩字尤用意極於老壯態不似平時書但烏
 絲治之不得法礙口磔決頗失行筆執益縑帛不
 如管也往見晉宋諸人謂縑素之工始絕于管惟
 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郝家所製當時
 書縑自別是一機杼故能傳久遠如此觀張芝有
 縑素書傳于唐而張昶毛弘亦傳縑素書後人得
 其舊本便知其異也今為烏絲不如管工又澀緩
 有浮類槌練得柔滑加繕治然後可用不若紙也

用許渾以烏絲欄書其詩為集然則豫章書東此
 詩便為有考於古也

鄭康成漢世碩儒弗淺犧牛之鼎歐陽修本朝宗匠

誤解書臺之碑甚矣博古之不易也著于左政和

尚書官祕閣所藏憲三代法物一併編精核

必故有之物而末所習玩者此豈天欽歟印寶於

必必時人為之費揚宣暢記一圖辨唯校書印黃

長睿打之商確為千古知也長睿著古器說四百餘

篇載在圖經董子別有書說十卷雖六石字蹟

之類岐伯鼓文從車畫謂宣王繼福耳獨反覆

辨其非何存鄒漁心更居之木於是以此漢書貴品

隻眼也漢書未嘗誤

